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五册

蘭陵·笑翁·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五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自)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五冊 目次

-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冒來旺婦……………三二七
-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三二八
-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三四〇
-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三五六
-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三六七
-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三七六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冒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客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筍，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揀筆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劑，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裏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備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裏伺候，多不知往那裏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廳裏伺候，往那裏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

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吃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闖我甚麼事，不罵你罵誰？」晝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厮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晝童兒道：「耶嚶！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笤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沒酒，吩咐潘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吩咐，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睨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

看官聽說，兩個自知暗地裏，調情頑耍。却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榻子外窗眼裏，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然席上衆人，到不會看出來，却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們跟前，到且提精細撒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鶯鶯？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吩咐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妝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裏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去，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裏去走一遭。」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這單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姐夫要砸燉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砲，支的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裏蹣了我的脚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也罷，如何扎筏子來誑我？」

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噴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裏玉筍，你房裏蘭香，李大姐房裏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壻陳經濟蹣着馬，擡放煙火花炮，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裏搭搭頭就出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惱你一生。」於是走到屋裏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脣。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蕭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燄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掉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來只和經濟嘲戲。

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掉了鞋？」玉蕭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作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於是攙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裏。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裏走走去！」於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邐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點開爐子頓茶，挈着童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們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够誰吃？要取一兩壘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裏，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裏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髮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賺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裏，只元宵兒一個，不够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

并惠蓮都前後聽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回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誤了你的睡頭，明日早來宅裏伺候。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了頭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剗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們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甚麼來？」韓嫂子不慌不忙，叔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子』爲證：『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陳姐夫，送他進屋裏。」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擱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緞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裏

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嚟，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裏。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裏。桌上兩盞紗燈，設擺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盪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盪。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與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會？」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盞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

酸後不知天色暝，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裏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韓嫂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斷場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裏回來，說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

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剗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房裏吃酒，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裏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裏搗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廝打頑要，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口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裏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裏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裏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裏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鐘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灶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裏人，俺天生是上灶

的來！我這裏又做大家夥裏飯，又拌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灶的，上灶的是你叫的？悞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裏推那裏，那裏推這裏，就就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筍取茶葉，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灶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灶探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灶哩。」慌的月娘說道：「這搯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筍和惠蓮後邊頓茶，灶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裏人。俺們是上灶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我生來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銖土上人，你恆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

的漢，數不了，現這裏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瘦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脚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裏不會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裏腸掏了也不算，我破着這命，攢免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裏。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裏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裏。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

梅花恁逞春情性 不怕封夷號令嚴

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連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跨得雕鞍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柳綻羣芳，
搖拽鞦韆鬥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
春風和藹舊門牆。

玉砌蘭芽幾雙美，
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塵養家禍，
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們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瓶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潘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看何如？」當下兩婦人，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於畫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

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

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蹠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會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麼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春梅，右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們在這裏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們氣力少，送不的！」這經濟老和尙不撞鐘得的一聲，於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諛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到且急性，也等我慢慢的打發將來。這回子，這裏叫，那裏叫，把兒子癆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搗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脚跳定下邊風

來一回。却教玉笥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裏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臙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

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墩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裏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暈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要子去了。你大姐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春三月，只鬥百草耍子。」雪娥便往廚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會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灶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不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們口口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裏下棋，搵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灶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裏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

同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裏。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昏水與他洗臉擦塵，收進搭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更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筍怎的做牽頭；從後子起，金蓮屋裏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裏打擻，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倒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鐘酒，歸到房中。當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緞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裏的緞？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裏，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來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裏的？」婦人道：「呸！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貉刺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糞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

做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見鬼到，死囚棍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緞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之內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裏。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裏吊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棍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略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我也還毗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棍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纒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話兒，來旺兒不語言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這疋藍緞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緞，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饒人的。明日我呪罵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舖我睡。」這婦人一面把舖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棍子！咻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受福。平白惹老娘罵，你那臭臉彈子！」於是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面裏蜷睡如雷的了。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咬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他道兒。正是東淨裏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爲證：

宋氏偷情專主房，
來旺乘醉罽婆娘。

雪娥暗泄蜂蝶事，
致使干戈肘掖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裏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裏去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惠蓮在裏面切肉。良久，西門慶陪着喬大戶說話，央及，楊州鹽商王四峯，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正是：

雪隱鶯鷺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耍了我老婆，使玉簫了頭，拿一疋藍緞子，別房裏唆他，把他吊在花園裏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裏，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

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財，便把天子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裏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與兒聽見。這來與兒本姓甘，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改名叫做甘來與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賺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與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於是走來潘金蓮房裏，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與兒搥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與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與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裏，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願說，不防事。」來與兒道：「別無甚事，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呷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還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與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裏，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耍了他的老婆，使玉筍怎的送了一疋緞子，到他房裏。又是證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

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樣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裏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蒸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裏，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敷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護鬼，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算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裏，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不在，咱們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們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徑往花園裏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裏面。教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裏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裏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裏，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裏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幾句。

幾時他傍容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裏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弄砑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里坐着，見了俺們意意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裏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揚，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莊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廝真個安心，咱們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荆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養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爲證：

來旺無端醉胷主，
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真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蓮

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揚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揚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與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不許他見人。

此事表過不題。這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賠了大誓。他便吃兩鍾酒，敢恁七個頭八個胆，背地裏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與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裏言，風裏語罵我。」惠蓮道：「來與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們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裏，在家裏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

放在家裏，贖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生事兒？這裏無人，他出去了，早晚參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想他早上東京，與蔡大師押送生辰擔，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如何？」老婆心中大喜，說道：「參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裏，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攙他過來親嘴。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髮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髻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的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報告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裏封蟒衣尺頭。先就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裏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

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鱗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裏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道：「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裏，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一人，還有廳客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丟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裏，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裏，隨你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會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裏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裏，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你若耍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就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勿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掣起身去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恁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裏敢說甚麼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馱掣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嚇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簪房裏，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簪在後門首替他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

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下滾上，燈草拐棒兒，原柱不定。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裏，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

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得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唬老娘說，一畝就掘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裏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天氣，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趕賊。老婆忙推睡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拐棒要往後

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趕。」於是拖着梢棒大掙走入儀門裏面。只見玉筍在廳堂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起來。趕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拋出一條樨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只見洞嘹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趕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到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到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貪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刀薄札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銀子來。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惠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裏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攪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甘來與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

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婆。西門慶道：「既賊證刀杖明白，叫小厮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鬢鬆鬆，衣襟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捉賊，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刺刺着送他那裏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厮：「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兒。他雖故他吃酒，並無此事。」繙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與兒做證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貪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刺刺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儂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裏，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厮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

來，不消哭。你漢子恆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們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裏不題。

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查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厮見獲贓證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墊書圖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想報本，還生事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來面前執證。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厮：「鋪蓋

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有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道：「小的們知道了。」

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鶯，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簾下叫道：「房裏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裏，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叫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不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裏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裏面裝着松柏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并跋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

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得，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遺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裏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持他，與他編銀絲髮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能，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啣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們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揷兌在他手裏，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胆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話休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裏坐的，要教陳經濟來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奔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就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

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置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裏，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說，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裏。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汚了眼睛。不如一狼二狼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譏拶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枷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騰，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要往上長，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況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裏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

旋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致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不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分上，嘴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裏，胡亂討些錢米，够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澆兩三位親鄰，替我美言討兒，無多有多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裏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打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當案推詳乘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凄凄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間風裡事，也只在二三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裏言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們都不說。忽見錢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錢安道：「嫂子，我告訴你罷了，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錢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裏，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呀！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裏，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算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簷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裏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脚，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樅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撒灌。須臾攘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鶯，小玉都來看視。見賞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

叫着，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爛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鴛，扶着他親叫道：「惠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鴛，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鴛相伴在屋裏，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鴛：「你搵他炕上去罷。」玉鴛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襁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惠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要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令玉宵：「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們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抹他上炕坐的，和玉鴛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裏問傅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裏，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頓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

了這回，拿手摸拳。」來安兒道：「娘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裏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幹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裏哭着，就不聽的動靜兒，吃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窗子裏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不了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裏，他說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裏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簪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尙撞了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

日飯粥也不吃。玉蓮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撻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跟前，審問：「你們近前幾日，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童書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童書道：「那日小的聽見，錢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錢安兒。這錢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裏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裏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理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錢安道：「爹因爲小的苦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怪道：「囚根子！誰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裏，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錢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裏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裏拿着馬鞭子，問：「奴才那裏？」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邁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探出錢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忿拿小廝來熬

氣。關小廝另脚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賊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簋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舌。」說的這孫雪娥，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操兒，一頭抬到屋裏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頭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走來他房裏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裏。」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額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權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

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搗騰。」這幾句話分明擲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們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裏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檻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那時可爨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媽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厮打窗戶內跳進去。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

割斷腳帶解卸下，撇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台；星眼雙瞋，魄悠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

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與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己，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囉鬧來。月娘見他說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件銀鐘，恐家主查問見賁，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回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伴作，來看。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冤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固倚強姦耍他，我家女兒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裏，來家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竊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穢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尙且舍生育， 何況人心恣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與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州鹽客王霄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參：「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參上京走走，他有話和參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賺了鹽商王四峯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與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道：「你們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與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與兒送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素子把宋仁拿到縣裏。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

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
溟冷饑鬼撞鍾馗。

有詩爲證：

縣官貪污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爲女歸陰路，
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賴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揸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棒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盞，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價造完備。西門慶打發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湍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中，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燦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
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陽
侯海底愁波竭；
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隨扶犁把耨，趁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羈，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瘡痍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爲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桌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蒼頡墨，蔡邕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鐘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宅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綉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簾。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派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鐘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携棋秤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證：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會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們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廝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妝花帽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攆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髮，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裏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裏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翠磁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幾朶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朶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拭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

上頭也搯個先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變於雲霧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撒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不想潘金蓮不會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欄子外潛聽。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裏。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月琴來不會？」玉樓道：「我在屋裏替大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盞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纔太虛我聽。」金蓮不

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們唱你兩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莊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蛟綉，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鬢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燼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呻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睨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裏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妝浣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鉤，

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妝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擺素手，整雲偏，月照紗廚人未眠(合前)。(節節高)漣漪戲彩鷺，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閨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輪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衣服着出來的，看够了我的臃腫，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盞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裏投去來，平白在這裏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

裏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玩去罷，沒地擔罵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

一 弄晴鶯舌於中巧，
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裏投簾要子去走來。」於是把月琴跨在膝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閒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午換。

尾聲：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凳，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噴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繾繾馬乳，水晶丸裹酒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接着菜盒。盒子上一碗水泚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裏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裏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裏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裏邊攪就的八榻細巧菓菜；一榻是糟鷺脰掌，一榻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榻是木樨銀魚鮓，一榻是劈晒雞雞脯翅兒，一榻是鮮蓮子兒，一榻新核桃穰兒，一榻鮮菱角，一榻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筋兒，安放一張小涼枕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央兒，往房內把涼席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裏略躺躺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席枕衾來，婦人吩咐放下鋪蓋，拽花園門，往房裏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齣去了。

這西門慶於是起身，脫下玉色紗襪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籬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仰臥於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於是乘着酒興，坐在一涼墩上。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臥雲亭，那裏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抬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於是撇了婦人，比及大捩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纔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裏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們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裏，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闔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婦人只是朦朧星眼，四肢癱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鶯顛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闔花園門，來昭

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裏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暮伴絲樓娃。

休道歡娛處，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揀着他粉頰，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攛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這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裏，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裏，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裏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裏有鬼，擰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

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裏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裏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

都被六丁收拾去，
蘆花明月竟難尋。

尋了一遍兒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裏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噙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裏，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探出他院子裏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過，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裏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觀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籬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裏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沒的搵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

兒，你這搥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蹊蹊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一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跟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放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吩咐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儂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違還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裏熱，吩咐春梅，把妝奩放在玩花樓上，那裏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

却說陳經濟，早晨從舖子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頑着，見陳經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

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耍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

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

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清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

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擦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而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裏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杭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撥上，戴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

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撥過妝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盃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怎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地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了頭，遠地裏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裏？」婦人道：「我這屋裏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裏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參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參來叫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參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

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桃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吩咐：「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裏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攙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剛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裏？」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搗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裏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

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

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衙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

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頭角，拳打脚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旺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厮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裏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於是廚房裏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牀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絢子睡鞋兒，大紅提跟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我的，那裏再討第一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

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裏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萌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實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稀罕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陪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吩咐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裏，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吩咐：「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做幾瓣子，掠到毛司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一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一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們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行了禮法。」正是：

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

有時爲證：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盪基兒上坐着，那裏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逕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金蓮道：「你好漢！

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能！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裏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裏吃去來。」玉樓吩咐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裏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響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響。」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裏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裏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廝，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咬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廝

纔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子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束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漢哩，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廝捨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餓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搪差，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減小，和這個台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恆屬人，挾不到我井裏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

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這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遷榷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能，聽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攔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逢得意早回頭。

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道：「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祕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勸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

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拾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算容。」西門慶便說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拈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中官，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志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日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日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用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

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撓，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撥了一撥。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短，必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庄兒好處。還有幾庄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泪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剋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年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爲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脣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天。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步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髻并蛇行，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
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髮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顛。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兒，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彙中之約；眉鬢漸生，多月下之期。觀臥發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鷄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淺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磨真；

當時斜倚門兒立，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姑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鬢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愈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

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啾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

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們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鬢兒，只當是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惹

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遇園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泓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澆冰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盞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裏吃了。」春梅嘆道：「不進房裏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他說甚麼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

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搵到懷裏，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裏？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裏，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攪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泔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牀房中，掀開簾櫺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花草翎毛，裏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寒三友。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球吊掛。婦人止着紅綉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裏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令春梅帶上門出去，上的牀來，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攪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們是拾兒，由着這等撥弄。」西門慶問道：「說你

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撥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撥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

擦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頭戴冠帽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說：「每日爹娘還吃冰泠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探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

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撥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羣玉山頭覓，多是陽臺夢裏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玩
遇
真



人

在

心

中

有

一